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二十二首

祭楊襄毅公文

於惟太師光輔三帝出入將相寅亮天地武鄉汾陽合而成公爲勅爲崇乃其下風束髮登朝四十六年如雨

霦原若舟濟川勤瘁厥躬敢以訊告尺一甫臨單車就道家有五龍咸嶷其角緯武綱文賢科繼鑠金紫侍觴銀青蔦簋玉帶袞衣夷猶其裏天不慭遺竟殲此良砥柱中摧台階折光凡公之榮舉世誦希洎公之哀薄海纏悲而獨負等衡國士知物情所棄公獨收之貞之不造自竄田里公兩秉衡再起再徙懋知從凡既弱而單亦一起家仍為徙官重明麗霄不遺覆盆援枯就榮使得稱人矯矯應龍不厭雕蟲採華詧實同升諸公俯仰

宇宙知我者獨九原可從百身莫贖公神流行不忘魏京敢托椒漿一伸鄙誠嗚呼

又

嗚呼公棄士庶垂期年兮人之痌公若初瞑兮欝欝佳城公將旋兮煌煌制詞麗中天兮惟彼襄毅為國經兮粤項若韓暨秦程兮靈寶晚庸豈侵衡兮得公一支以易名兮内外賔服可謂正兮安民大慮是曰定兮留侯為成取立政兮武鄉危身忠斯命兮公之擬之疇低

昂兮公其喬嶽峙中央兮時出甘霖沛四方兮又似震霆摧八荒兮金石其文公遺蹟兮金玉其昆公遺澤兮六十六年有涯者識兮百千萬年無涯者德兮

祭李于鱗文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先生于鱗卒於苫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艱歸至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韻以哭之

又為文一章絜酒炙雞裹糧授其僕之濟上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玉府示世模楷為明粉黼獨立熈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余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酹而告汝昔署爽鳩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隅跬武清霜晝黎白日宵炬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崖嶻岱泰黃河其間炯一衣帶玉女騰噏海若橫眦子之挂冠鳳矯鴻騫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跡則然所不接席徂垂十年

聖人中興纁帛交責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為女先女其強起余謝不可子曰毋爾疇族女雛疇燭女幽得不思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寔惟子謀旬宣于浙從子之後汴繡子被晉斧余授太白酕月俯視列宿雲物睤睨風雨潺慼子之喆妣悠然見遺扶服修途弔影繐帷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疢朝聞夕而拂衣坌璧晻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既疑且愕曽未回睫家禍亦作髓淚騈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懽

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軀余必偕值子令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讒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為來者尼聃睽則軻周分駕邈爾漢季為兩司馬不聞揚扢以紹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嶶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

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丞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婁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自子之歿僅四改歲子之遺言四馳遐裔國秀嶽靈珠叢玉萃辭百其家緊子是最走北地壘衡揭赤幟當子鋒者疇不辟易唯是屬文以瑜來擿謂若龍蛇夭矯伏匿殷彝夏敦款不易識雖則不識蒼然其色子之

生存目無萬古謂子萬古衆未子許謂子一代能不子
迕不聞曹劉嗣業盲腐專至且鮮兼工獨汝以此蓋棺
亦可矣夫子書之行卷三十餘我不敢秘亦不敢居爰
櫝其梓以授兒駒薄有椒漿附言區區帝省人文上窣
斯篤嶷嶷伯玉入領樞轂吴徐息摶分贊外服司僕之
寄借及不轂所謂小美秩宗攸屬凡子所急靡不来復
唯子兒駒尚蹶文戰魯衿未改泌餞猶戀下蔡銜哀總
帷罷綣素魄心折清霜髮變嗚呼哀哉念子支牀余方

薄游道遠且難莫挽霓輈生慚中散死愧南州長些大招以比吳鈎悠悠古今旦莫之期後子而生獲奉差池偶後子死亦復幾時不晦者心不朽者辭嗚呼哀哉

祭宗子相文

維隆慶二年戊辰秋七月戊申朔越二十四日辛未友人吳郡某謹以斗酒炙雞哭告於故宗君子相之靈曰嗚呼禮在朋友不哭宿草子之逝矣其草九天胡為過之使我心擣維昔龍蛇寔在庚申予鍛於羅以死美君

君未歸土予始稱人其往則遐其痛則新嗚呼哀哉長淮北帶大江南襟中為巨滙涵珠毓金以有宗君秀發藝林應籟長鳴萬竅俱喑蝗觀一世虎步千古鞭齊扶梁出風入雅笑謂濟南齊盟狎主神悟獨創力排衆許是時相君耽耽吾曹屠裂詩書燔烹命騖君辭司封閫藩是勞務屈夙好振其厭射時維歸師若豕奔佚君殯其牙奄爾惕息民毋遯兵兵毋遯敵纘之粥之我嚴我慈緩帶褒衣儒而將之遂遷學官既吏而師鴂音來柔

左矩右規其言孔布其身不作斗隕中霄峰摧半嶽𡕱社沈光延津化躍廣陵絶絃七閩蝨鐸嗚呼哀哉既奪其年又斬其後君有髙堂誰服左右君有遺編誰與為守豈之令昆豈之哲婦孤魂異域靈柩京師㳅燈久湮黄腸欲隳群鬼有托君獨疇依人生至此天道何知嗚呼擲筆之章精光煜然君實騎龍游崑崙巔我叙君詩比於青蓮其以君傳億千萬年余既奚悲君亦奚怨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子相之化垂一紀餘而始有玆墓又二載餘而余始獲以椒漿慟而酹子土子朽者骨不朽者神墓草未宿遺言若新余欲無子慟疇能逆予淚而使不流余又安能起子於九京而薦余之一杯嗚呼庚午之秋于鱗亦逝豈子厭偫文之廬而亟舉以代耶執手夜臺契闊相慰亦語子以千古之計遂耶亦復語子疇蹇策不受疇牛耳以繼耶疇餒其鬼疇豐潔其祀耶嗚呼古之最

殤子安文考後而死者孰壽孰夭平原二儁藍田五秀更千百年孰識斬後凡是兩端子所素忽精言竒思鬱不得發以讓生存子當立髮嗚呼髮策策而若磔齒齗齗而相擊聲殷殷而厲霄目炯炯而如射吾固疑子之猶在徐而察之狐松止號而狐伏匿吾安能伺子之遺跡耶嗚呼能不痛哉

祭吴峻伯中丞文

嗚呼峻伯昔司爽鳩我實佐公蘭芬漆投赤幟秇文丹

鉛索丘丁戊之交式遏東土公寔繼予以誨齊魯方舟
盃諸並軌梁父霆霹下来霜霰紛如世有太行我躋公
驅飲恨河梁飛思天外投讒畀豺以為余快公歷天臺
仗節鬼方六徂暑寒鵬騫鵠翔謂不仇予三拜郵書手
跡漸非心期未踈白日靡恒或照或孤公踠我起夫豈
異途嗚呼峻伯人之出處如雲舒卷何足深語季来治
吳日接杯俎顧謂王子伯實眷汝子玆藩越將公是篤
逶迤清苕淩厲天目忽枉季音遂壞梁木雪涕懸河流

噫震陸嗚呼峻伯公才髙倫其晉右軍簡貴清真縱横翰墨嚮蟠經綸分甘何樂誓墓何辛六月少息竟辭寥廓公之大節如氷玉琢桃李霄漢松筠丘壑酹公此辭九京可作嗚呼哀哉

祭魏順甫憲副文

嗚呼哀哉使我獨出而君處吾猶惄焉而不安於朝恐焉而懟夫野令使君沒而吾獨存沒者固不知而存者忽忽其誰與語君目瞅然而下視口若期期而不得吐

意不可乎一世思縱心于千古夫以子之不佞而乃屈君之指數君兄于鱗而毋子弟謂子騁康莊而先其武彼新蔡之鋒距若銅梁之膏乳立以豫章之骨君後爾而稱四甫或龔六加七或原始呼五景爭附而匪標聲相尋而生忤遂令濟上之風猷等遊理於斤斧彈章肆其齮齕旌書下而齟齬君雖接淅而去齊世獨何心其詛楚憶癸酉之孟冬君追予於漢之浦高吟悵絶於黄鶴流藻托慨乎鸚鵡評寡和之春雪千秋紛其上下君

命笛於桓伊子薦琴乎阮瑀悅流水之在聽忽山陽之悲踽踽猗歟中興之麟鳳歎不覩其儀猶有子材且賢麟之趾兮鳳之羽君亦何憾哉當怡然而遐舉嗚呼子相白骨于鱗黄土三甫之外明卿子與余髮種種顧景而僂末照易頹所獲幾許生死大夢天地逆旅申椒畹蘭以佐湛醑匪有存者誰不朽汝嗚呼哀哉

祭故奉化令致仕徐公文

嗚呼古之豪傑於世有數奇而不相值若避者其幸而

得之則膠娓容而金遬利然未有得之晚且難而失之

蚤且易如公之與無似者也公雖少年癯山澤中間為

令輒自免而以文章著名東南即無似亦竊海内聲然

自公免令之日而余以通籍於上京余坐家難罷青社

歸海上而公纍著而游於吴興以故雖謬從卿大夫之

末其所慰而私淑者翰墨之流懿所跂而猶隅者大雅

之典刑迨余強起越藩從事兹郡而始獲用王江州故

事一執雁於寓公之庭方握手而繾綣若兩畢其生平

涼飈為我来流雲為我停當其揚風雅覈古始泒九流陳三表無似霍然不敢以為戀而至於操柱下之玄竅綜伯陽之秘旨霏微若屑玉瀟洒如咽露者非公言之聽而孰聽公驟謂余有羅先生百三十八年矣書来見訊以三山之契徵表於瑞夢而期煉藥於玉陽之陘顧刀圭之入口當羽骨之立成且將遺余以兩丸使獲附於鸞鷟之尾而余默笑而不應然竟為公具人徒飭舟楫迓公於太湖以候羅先生尋聞其至一日未見而病

病而亟歸歸而遽以不起稱矣嗚呼詎意公之所謂夢者不在三山而在兩楹余四十四而識公公已七十有七齡識公僅兩月笑語不獲四杯酒不獲三而遽溘然而就冥慨徽音之莫嗣傷逝軌之無憑嗚呼痛哉然視公之與羅先生則已幸矣公遺愛在邑掛冠脫然陶柴巾車之興五言長城時自雕飾宋左司昆明之境臨池逸筆窈窕沈欝褚河南枯樹之遺扁舟茗雪浮空破奇張志和漁父之詠獨其所深寄而自寬者黃金一成

冲舉非艱盖將天彭大夫之長年旱陶都水之一官而終其身逐逐於爐鼎而竟不讐其言余送公謁羅先生其二章之起語曰聞君欲煉大還丹與唱仙人行路難空裏雲車驕欲墮風前石髓健難飡毋乃識耶其不然耶令更舉之以唁公於九原公無粲爾而破顔耶抑為我悽然而長嘆耶

祭岑給事文

嗚呼天子諍臣分瑣留京扶膺就立澄閼使清肅肅百

僚惟公是程侃侃大議惟公是馮國有真是如矢赴的
國有真非如刃鍛敵白簡婁陳丹扆增色緊公之亨曰
咼而草美疢是躭而咎良藥曲木是棟而畏繩削洪爐
叢枝黄金爲鑠緊公之屯曰姤而剥公始一麾猶綰郡
符繼謫丞公手板以趨蹇蹇青衫来思伏蒲楚鵬何智
嶺鱷何愚嗚呼哀哉龍江斗隕華蓋峰墜瘴損蒼梧芬
收八桂羞彼瓦全寧公玉碎青蠅弔客虞翻同喟我不
知公公偶我知雪夜山陰始成心期狼狽一出事多志

逹公既知我我乃負之我得公訃久而猶疑絮酒束芻醞涕纏悲公沒之後乃見清時所為世惜豈獨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温憲副文

嗚呼我之先君顥俊南土與者九十公寔翹楚擢枝郤詵娩美游羽遂握臺符東攝貟貢百吏肩脅以避質斧劘寒為和拂我環堵顧念先𩲸蒙𢍁何苦宰木雖拱窀穸未舉爰槀于鄮爰絮于酤千里南州以奠府主鄙彼

腹捫銘茲劍許沈葭澌吹幽谷就煦帝卹我君俾復章
甫公時載廵飛疏請叙法寧蔽績咎乃隱膴我實兢兢
以成齟齬公遷于萊病不時愈訊信僅歸訃音旋吐豈
無爾悲雲路敻阻公昔拊我今公我拊公歸冥冥于蹈
踽踽淒栢棲堂旅葵生廡欲爲而穽而實空窶嗣器若
淑無所禦侮酹公一觴聊薦心腑銜恩狥知俯仰今古
嗚呼哀哉尚饗

祭華起龍文

嗚呼始嘉靖間鴻山先生簪珥而游石渠虎觀之間且大用矣而弗竟用也既而歸老於慧山梁溪者三十年人固惜公之弗竟用矣而公弗謂弗用也何也以有吾子也先生之得吾子也晚然能及其身而成高第歷三郎曹最後贊容臺典屬國以其最進先生之階駸駸乎顯矣先生歿而人不謂歿也雖先生亦不自謂歿也何也以吾子在也曾未幾何而吾子歿矣乃始成先生歿矣吾自昨冬出填襄鄧送家至瓜步以道迫不及哭先

生而子之所使逆者其人與書至稱子之病狀云有痞
戹積在胃腸間飲食鮮少悴乎其顔余不能先生之悲
而吾子之病是憂何也以吾子爲先生重也春而吾子
復以書来請文先生之墓而告有瘳矣冬而吾子之使
来而不持若書恠而問之則果以是疾彌留矣嗚呼痛
哉先生之所望於吾子者何如而遽此極也若年未三
十於先生不逮䘮有老母不逮養二弱稚不逮長辭故
已竄建安之藩而未及啓文若已履昌黎之階而未及

上然則子之所以不死者方有待而其所以居死者殊無當也吾有女獲事子而不待以死然死未幾而子繼之則其所不永偕者室而其所永偕者穴矣嗚呼吾不十年而哭吾女今又哭吾子人生於茲世何如也其少者壯者皆已骨而老者猶戀戀於世歟而不得歸能無黯然而内悲今以一觴酹吾子子識之吾且歸矣歸而有所以為二孺子庶幾報先生於九原而存子一綫之遺嗚呼痛哉

祭誥封嚴母呂太夫人

嗚呼疇不有伉惟夫人伉衮衣偕耋翟茀以相疇不有嗣惟夫人嗣手握大斗斟酌元氣疇不有養惟夫人養鼎釜之腴分大官餉疇不有歸惟夫人歸柱石在堂庭玉相輝疇不有祀惟夫人祀宗伯司之饗飧牢醴疇不有塋惟夫人塋司空佐之金吾復壙貞山之陽欝芊佳城大隧豐碑三公九卿千里而内守令攝統及鄉先生牛酒上冢嗚呼哀哉婦德幽閑譽不上逮揚于王庭有

來綸紵女教静專不出閫幃能使邇逺備榮致哀夫人休哉天子所貴夫人仁哉太保所啓視不佞貞寔大母行永媾慶門天作之祥敢攀崇楸以酹爵金冀駢雲車儼其來歆尚饗

同年及通家子合祭陳夫人文

嗚呼惟少傅公為國碩臣偃蹇厥助以耦夫人惟夫人不厭荆素以佐少傅公五緉之節而式是百辟也則天子稱儉德焉惟夫人不憚拮据以寛少傅公内顧之憂

而一志於國也則天子稱勤德焉惟夫人不猜小星以
均少傅公逮下之澤而篤生嗣詰也則天子稱寬德焉
惟夫人不勸乳翼以體少傅公貽燕之思而俾嗣詰之
通國籍也則天子稱慈德焉少傅公之歸也天子既為
之續廩以資我夫人中饋矣而太史方時割大官之法
醞珍餼以為寄夫人種其德而始食其報則胡以不百
歲也而遽奄然以長逝豈人理之不可常抑造物以盈
而見忌嗚呼天之於夫人雖稍嗇其年而名寵之盛與

為之伉若嗣者則絶後而光前譬之婺女之精或少掩於岷峨而萬古之澤不竭於嘉陵之川宗古等昔附驥於少傅公之末者視夫人嫂也光祖等接武而第者夫人蓋猶有母道也聊寫悰於絮觴仍擬德於束草夫人其一享之毋忘其佑冥冥以安太史於孝而安我少傅公於老哉尚饗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己酉嘉靖二十有八紀恭簡公母氏太夫人卒越十

月庚戌秋孟曾孫婿刑部郎王某遥寓椴饌帛拜手告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用篤啟我恭簡躋於顯位亦既有令聞嗚呼太夫人之斂厥順毋亢毋豫靡改於服素天不憖黔首用降割於魏剪我恭簡嗚呼太夫人之順拂茹荼豈弗苦曷見於色嗚呼休哉維恭簡服明訓體學不懈迺與於大道委全是歸不泯其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大耋之朗融優游以終不享其養亦不替厥養嗚呼太夫人哉

同年祭張僉憲祖母文

嗚呼太夫人歿而諸孫僉憲君以王事不得歸訣也將無憾乎哉雖然太夫人有孫矣雖不得訣奚憾矣即某等諸從僉憲舉丁未者凡三百人其以二親在者十不四五矣其以二親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十不一二矣及自丁未而來十年中間不能待身溘風露比比而況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又百不一二矣而太夫人乃歸然獨存若魯靈光也則豈唯張氏之瑞豈惟我二三兄弟之

慶於乎太夫人歸奚憾也雖然太夫人春秋且九十高矣即慈孫所希覬世固有百歲者垂及而乍奪之寧無纖忽未契也今僉憲君出為天子制使奉璽書以綏寧東諸侯而留其二尊人處甘旨之備於口服緣之備於目板輿之備於四體不十年一日耶夫出者以志養而處者以物養太夫人不百歲可也某二三兄弟抑非同丁未舉也且辱周旋為僚屬之友敬為文寓絮爵而告太夫人其知之乎尚饗

哭亡妹王氏文

歲庚申之十一月二十七日世貞兄弟奉先君子之喪歸越八日女弟卒于張踰月始匍匐往哭又二歲為癸亥二月之十日且塟乃能率弟世懋治牲醴為文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汝死而令吾兄弟生也汝死而從先君子地下鬼有知乎哉庶幾矣吾兄弟生為天地大罪人厭厭之息猶盡也汝死則死耳吾生猶死寧若汝也嗚呼痛哉日吾與汝方舟而歸而弗汝見也懼以哀重汝

病及見汝且革矣汝聲微屬曰兄以文章名天下能無意我乎吾時中哽不能對久之曰即不諱為銘銘汝汝頷首以謝業銘汝矣吾既稱殘人即銘之而孰信之孰傳之其能為汝不朽耶否耶且汝之淑德懿行純性敏工吾雖略言之亦未備也雖然即未備猶能略言之至汝之所以得疾與所以死狀非誌銘所及也汝年二十且字從先君子於通之使院火作汝有貞姜之操幾殆坐是心怦怦有血疾矣癸丑汝歸于張氏屬先君子治

軍越而吾使歸吴兩地島冦大作先君子拮据矢石間
余兄弟奉老母避地奔竄汝逺虞越而近虞吴至廢食
寢幾朝夕矣汝自是病漸痼秘之弗告也先君子既移
鎮蓟以老母念汝而携夫婦于官也權臣銜私忿切骨
惡語數至汝即憂叵測與老母相對避先君子而飲泣
既又不欲傷老母心至避老母而飲泣枕席間戢戢然
痕也汝病益深矣而猶秘也先君子每一聞敵騎至即
奮身出為士卒先汝無夕不搏顙祈天而請救也迨已

未之難起先君子方力抗敵已逮使至汝無刻不擗踊祈天而請代也先君子幾死汝亦幾死汝疾始弗能秘叩之醫十無一二治矣先君子中奇禍棄吾兄弟而汝萬無一二治矣嗚呼痛哉吾兄弟生不肖不能出先君子于穽而又不能醫藥汝以死吾猶具眉目偷食飲稱人於天地之內其亦可羞也已吾之所不能銘汝之事者有二汝之孝於王者也非其令於張者也抑先君子之猶在覆盆也吾餘息之為存者也逮吾屬此辭筆徬

徨而再擲淚滂沱而不可揮且語且咽數矣汝聽之其
能怡然而甘我飲食耶雖然即向所云得從先君子者
大勝吾亦可以自慰矣汝有二女而少孤吾兄弟待之
猶汝也其長者撫於吾老母當為擇賢士歸之少者雖
依其父吾時時不敢忘也汝之橐裝頗厚吾悉以歸張
氏其未盡者非吾力所及然留以遺二孤女必不食也
嗚呼汝少則孝父母兄兄而弟弟既為婦則恭以事舅
姑而勤儉以相夫子令聲蔚然聞虞城矣汝之志固未

盡伸也汝不盡伸於行然無不謂賢也嗚呼吾既不能

醫藥汝以死而又不能傳汝以不朽竟負汝矣痛哉痛

哉尚饗

哭亡女文

嗚呼子昨歲杪病痏幾殆汝羈於華至廢食寐手治脩

脯東走駱驛謂子稍間喜動顏色汝當免身意且得雄

以為華慶子亦稱翁汝舅我師書来啟封病蓐不任暴

以凶終子時伏枕枯淚垂血強欲含汝展轉莫發汝既

長往幾失汝母偕汝季父舟往哭汝維此春正皇霈厥恩予病強起上書國門爲汝大父白見沉冤文罔繚繞三鑽其火迨乎議上皇始報可星披露零陸水疲陸始過汝殯一申慟哭素旐欲淄漆燈漸昏朝晡上食其盈流塵人孰無子人孰無死我爲汝父薄汝至此嗚呼痛哉唯汝大父寔鍾汝愛汝昔啼號謂見永背赤紱旋復丹書昭洗汝從九原以是語爾汝之無知其亦已矣汝而有知能不中喜嗚呼曲房杜㢢仙管收謫弦月遂淪

森雲昌適下絶遺孤上留垂白汝為令女復為哲婦電火既消於汝何有徒悲汝父徒悲汝舅嗚呼痛哉尚饗

告獄神文

嘉靖巳酉孟夏念二日有旋風挾葦席折竿破獄舍之瓦而入墜焉次日刑部郎王某謹以文告於神曰某少時嘗聞人言旋風下有鬼神也令風甚迅異跡所起止若有警焉者意神或較共事之弗虔歟或論死死者之未麗法其滯魂䰟鬱悒而不得信歟或論死未死者之

有遺情歟或倖不論死者之有遺法歟或獄吏逮胥禦之弗良致顛墜歟或噫氣卒發而偶值神無意焉未可知也獨以為神與某俱寄此圜土之責神責其幽而吾責其明神責其久而吾責其暫吾眂神道不相干為責一爾主上閔念蠢愚之甘禍布德音下有司録末減者雖大辟亦微察實而賜議焉當兹日也神毋乃假以牖用事者之衷使細心而無枉耶亦不可知也某不能生死死生之乃朝夕慎干掫調醫藥廣主上好生之德以

彰神之休罔敢懈神其爲左右相於冥亦罔可懈

祭城隍神文

昔者高皇帝制詔天下毋人神諸嶽瀆藪澤城隍毋以諸侯王爵爵之自是二百餘年諸嶽瀆藪澤城隍之神洗滌其謬守分一志以大庇民而青州之城隍其神爲九牧之一甚尊貴靈異不偶不佞則聞嚮有司以神宮越在西郭門外於故實不稱迺改築焉而神之故宮猶寘末徹一二鄉畯父老耄昏於念賈福淫祠奔走皇惑

勞牲濁酤婆娑之舞非期而謁比於叢林且謂有新舊神焉其新小而舊大使人舍於内而外趣不倿即天子設郡真二千石乃復有假守耦而治縣令亙事其何以統齊耳目教民忠也敬下其議郡郡下兩學博士弟子咸曰毁之便先大夫管仲功德於齊民甚深即祠祠焉乃一二鄉畯父老未改耄昏好辭媚神佯易指目非敢謂有新舊也神所游衍假而聽政毁諸已乎不已無年㷛及使者於乎神所云聰明正直而一之者也今像於

此復尸於彼賈福禍淫奔走皇惑莫知適從是二神也人神之不可而以二神為甚亡謂不取夫令神赫然臨之而草木狐兎精狀變怪強魄橫厲剽叚其似以號召民又神所大誅也不佞敢具言之神神其牖一二鄉畯父老通其耄昏悉屏逐犀為祅者以光揚我高皇帝之化毋令得以二端窺神不佞皇恐死罪死罪

祈雨文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都御史王某謹具瓣香束帛敬

告于風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曰都御史無似以天子命領鄖節其荆襄漢南之山川土田人民皆與神共之今旱自五月至六月矣未泰之地高者蟹螺而卑者沮洳日夜恃雨以為命而不能希涓滴之賜今土尺坼而膏寸涸本下萎而末上焦其父老子弟食寢之弗遑以為歲憂夫天下稱名山者無踰玄嶽而稱名江者無踰漢其神當最靈而又尊貴即父老子弟之所循省以為最媚事者亦無如神神不當坐視其困也且天子方齋

明其德以奉上帝惠鮮小民百執事精白一心恪共乃司神罔時恫矣即都御史之不蔽職而神督過之亦不當以移於民也都御史令貶車服減騶從從事於壇壝而敬與神約其惠我甘霖三日以起焦枯當從父老子弟百拜稽首以謝神之大貺而光昭其威德抑語云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意者神乃不能得之嵗耶都御史無似尚能以五郡吏民請命天子而神不能以五郡吏民請命上帝者未之有也神其鑒之鑒之

謝雨文

嗚呼二五之靈其用為神神佐上帝以宰生民帝有至仁神寔僎之凡此滂沱疇非帝仁民有大命神實柄之凡此滲漉疇非民命茲惟長羸颶為戎首如惔如焚鑠石焦畒單辭朝聞夕奏絪緼漢江立波嵾嶺蒸雲飌者為合朽者為腴仆者為起卷者為舒雨之驟来其滴歷歷匪雨之滴實生民食雨之將收其絲霏霏匪雨之絲寔生民衣貞寔無良六事何飭爰借神休肬我于責諸

二千石黃墨綬吏敢不滌心以承神賜田畯里父率其子女崩角厥稽式歌且舞人亦有言欲而不貪貞有百城神澤所覃勉勉我皇祇恭恵矜毋使雲漢流歌中興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奏疏五道

應詔陳言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奏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内一欵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

欽此臣竊惟皇上以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名者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埀謚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祓復領事寄而夙遘疾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丘壑茍有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為八事上請倘以為可采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

計開

一法祖宗以弘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妄瀆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範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於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謹後乘無狗馬麯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

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
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晝一以故聖聰日啟
萬機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畋
章有所指擿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飭之曰今日
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
上太極圖説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中人為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

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
恖困吾赤子耶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
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
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賜金
續以興廩偶遇糺彈即為温慰聽自陳乞休以故
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
靖獻戒儉訐刻覈之風宫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
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畧成一
編朝夕呈覽以為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
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
勑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
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
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

陛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羮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

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

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産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絶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絶其仕進之路所

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

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生謚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唯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皇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

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

原非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叅政鬱邑以沒夫屠滽脩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夫潢流派繩繩無

已屬在國親其麗不億即有奇謀碩畫不得與廟

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皇上之側

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於聖世甚無謂也

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

室而已豈有鈎結黨與為國家憂如梁孝燕剌者

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令後凡係王國親屬一

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

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

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知何縁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修者臣愚欲命内閣輔臣作速更訂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悁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

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駡父或奉旨延遅而比以棄毁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又唯太祖實録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吕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録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内閣諸者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别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具侍講方孝孺

尚書鐵鉉殉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
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臣愚不勝惓
惓
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録言事
及查舉先朝大臣䘏典海内士大夫欣然加額思
奮其忠力以為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
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外有未合者臣請罄其一

得以備財擇髙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頴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籌幄轉餉之功不下於鄼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厓襄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録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

加贈諡者也徵士吴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宫秩其高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權豎氣節足以彰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特褒以諡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粲嘗量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

巇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
也夫旌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
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貽爵賞以徠異勲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
俱為列侯所以張大國恩鼓厲士氣至隆厚也今
敵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稍絀謂宜捉空名以
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勲以報
上斤斤守刓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竒烈

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為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鐵劵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頴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

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敵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

望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陜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於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内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

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陜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於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强戰無不勝臣愚不勝惓惓

地方水患懇乞天恩大賜蠲恤以培國本以寬民

命疏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臣王世貞奏臣分守所屬杭嘉湖三府先自五月至六月終霪雨不息洪水為災小民旦暮車戽寢食不遑財力俱困當即具呈馳報提督都御史谷中虛行臣會同分巡道查勘閒至閏六月十四日風雨大作連三日夜山水暴下湖水暴長隄岸衝決室廬頹壞渰死民命漂泊牲畜什物不計其數汙

邪之地匯為巨浸棉桑之區推折如赭流移比屋號哭填道各州縣拯惜文移與軍民災狀擁遝先後不下數千百紙臣躬親踏勘當據父老泣稱比之嘉靖四十年水災更重與正德五年彷彿等情緣湖州地方極畀受災尤重不惟國課無賴抑且民命可憫欲候各州縣勘報細數方行題請有違奏限就徑具呈都御史谷中虛乞賜早為具奏將題過日期寬恤緣由示下榜諭慰安民心間又據湖州府申稱浙西杭嘉湖三府雖均為東

南財賦之區杭州原無白糧嘉興夏稅數少惟本府稅糧兼重又當二府下流西受天目山水之衝激北連太湖逆流之漲溢一夕千里漫為大洋且地形釜底停蓄久而難洩凡遇水災自來較杭嘉二府特甚隨查各卷正德五年府屬水災題奉欽依止徵白糧二萬七千餘石其餘正改兌與徐州南京各倉庫糧米共四十萬石零蠲免六分餘四分正米折銀五錢存留盡數蠲免又查嘉靖四十年水災未勘分數之先奉撫按并總督糧

儲都察院會題本府災傷獨重存留全免起運減免之
外漕糧仍派改折大半稍存可查今遇水災比前尤重
茲巳高低淹沒顆粒無收有秋絶望民命國租咸失仰
賴切念東南貢賦之民不幸而罹災沴譬諸子孫竭力
以養父祖其子孫阽疾危亡忍不投諸藥石以全其生
乎通查本府本折糧米四十六萬九千有奇遽欲取償
於渺茫白糧之中脫至告報后期戶部會計無據概行
徵派官軍臨倉逼索豈無脫巾之虞貧民徒事鞭笞將

啟剥床之禍縱使守令身當其罪亦無補益乞念災傷獨重早為題請特憐區處蠲免起運之半仍賜漕糧改折其存留并户工二部額料坐派工料軍餉等項盡賜蠲除閭里有更生之望地方消意外之虞等因到臣及據杭州嘉興二府各查報被災分數不等通行具呈都御史谷中虛蒙批浙西地方遭重大水災百姓疾苦甚矣本院即具大畧題知仰該道仍會勘明實作速報繳照得前項三府災傷湖州重大緣由既經都御史谷中

虛題請蠲恤臣不當復贅蕪詞上瀆天聽但念方今國
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勢不容已必用會計已定
緩不及事為辭縱有寛免不過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為
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
安敢不言以誤國計臣竊謂皇上雖富有四海而九重
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湖嘉杭及直隷之蘇松常
六郡而已自二十年來倭變起而草莽之臣十不被寇
者一二耳殿工海餉供億浩繁而民之囊橐存者十無

其一矣郡邑之所鳩積與獄訟之餘鍰四御史出而掃地無餘矣今欲賑貸則自司府而下倉庫之蓄一空欲勸借則自一二巨室外閭閻之積如掃臣實憂之痛之計無所出傳曰竭澤而漁雖必得魚明年無魚況澤竭而魚未必得乎臣愚不佞竊意皇上有文景之寬仁而民不沾賜租之惠有文景之恭儉而國不見陳因之富者所由來固非一朝一夕然其故可思而其事尚可為也伏惟皇上幸念東南為國家之本根小民為父母之

赤子下該部作速計議將湖州起運錢糧曲免一半漕糧六分改折存留通賜蠲除杭嘉二府或免起運十分之三或議改漕糧十分之四如起運必不可免通議停止以俟明後歲豐熟帶徵其一應顔料加派織造等項悉暫停革若以邊需國用不足爲虞皇上但責司計言事諸臣悉心奉法清查内府内官御用大小各監局錢糧毋得欺隱嚴覈京營行伍務要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内府各項匠役冗食多所裁革皇上節宫

中一事之費則可以存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則可以開國家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則可以活千萬人之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則可以牧千萬人之心孟氏有云不泄邇不忘遠臣遠臣也為民請旦夕之命皇上無以為遠而賜忘焉臣不勝幸甚浙西之民不勝幸甚

議處清軍事宜以實營伍以蘇民困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王世貞奏臣竊惟國家創立衛所餘貳百年雖遣發頻仍而死竄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何也臣自中歲跧伏田里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者莫過於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户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攣沿門乞哀摶頰求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户應

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達戍所就斃道路即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窘而餜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鋭以禦侮一方爪牒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於應勾之徒稍遇壯黠則藉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解伴著伍未幾或營稱賫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已高卧於家矣至於每軍一名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賦應出賤更者也又非身犯

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廢廬産鬻子女觸冒寒暑淩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於千里之外而下産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産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産亦半廢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户樂於近而不預規避使吏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便於水土而不至困絶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

解戸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鈌伍也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葢不必拘原衛也遇故絶則銷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不鈌故於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瑈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誤式甚而至於洪永之際奏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於羣從詿誤累及親友

縱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曰以遠也又況未必其真為之後者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敵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勲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粤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葢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内固可改而邊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顒言之深以為然將以身被專寄官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勑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併查本省

衛所旗軍鈌籍其有遞遠省分應勾解者即於百里內外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衛烟瘴地面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姦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僉殷庶寬議津貼毋使無辜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縱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竊追一夫不獲之恥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惓惓

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疏

題臣查得接管卷內隆慶六年該前任都御史淩雲翼

團練步兵因慮日糧衣甲犒賞等項支用不繼議將所

屬鄖陽襄陽荆州南陽漢中五府并商州各所屬州縣

原編民壯巡檢司弓兵每十名抽扣二名工食起解户

部濟邊銀兩改留撫治衙門作爲軍餉免其解部撫治

衙門原議十名扣一民壯工食悉行停免該户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行各府州遞年扣解鄖陽府寄庫

聽支外隨查前項軍餉額數鄖陽府屬七縣歲該銀一

千五百八十八兩八錢襄陽府屬七州縣一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荆州府屬一十三州縣二千九百五兩二錢南陽府屬一十三州縣三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四千六百八十三兩六錢商州并所屬四縣一千八百八十六兩四錢以上通計該銀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二兩八錢內據漢中府平利縣鎮坪巡檢司申稱該司原額弓兵三十名奉文裁減十四名止存十六名今又扣抽三名巡緝乏人該都御史凌雲翼批允

免抽除減銀一十四兩四錢萬歷二年該前任都御史孫應鰲看得鄖陽府屬鄖縣房縣鄖西上津竹山五縣額編民壯數亦不多每縣既調六十名赴鎮團操又復與各縣一例扣解工食似覺偏累議自萬歷二年為始停扣姑以五縣見操之兵抵作五縣軍餉銀一千一百四兩之數萬歷三年該臣看得荊州府屬江陵公安石首松滋四縣連年水患重大地方多警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選編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為本縣操備

等因具題該兵部覆奉欽依欽遵訖以上三府通共停免軍餉銀一千八百五十九兩七錢尚該實扣銀一萬四千四百三兩一錢節據荆州府屬地方多苦水災頻年逋負不穀原數及查本鎮團練精兵每年日糧衣甲犒賞之類用銀二千五六百兩及臣近行各州縣官快保甲人等但有當時捍禦强刦殺獲真盜及緝捕全夥有功許於軍餉內支給賞賚以一歲計之又可四五百兩大約費銀三千之數今鄖陽府庫見積銀五萬一千

有奇復據荆州府知府林紹申稱府屬巴東長陽興山三縣皆無城郭可恃公安石首松滋監利宜都五縣濵臨川江水患頻仍江陵雖在附郭然外而流棍輳集内而貪姦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顯陵荆右輪戍靖州廣西郴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彈壓固難空虛可慮乞要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縣分徑留該縣防守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監利枝江宜都遠安夷陵歸州十州縣扣抽壯兵或發回各縣以資

捍禦或留府團操以固根本等因到臣看得荊州府宗藩萃處商賈輻集而二衛之軍疲於遠戍臣前請抽減一半之疏未蒙裁允邇來沙市失盜有司得以藉口商洛地方僻處深山礦徒角腦不時嘯聚該道兵力甚弱近時鎮安山陽之盜束手無措幸至金州地方散竄方始就擒以上二地防守緝捕尤宜議處臣又思之竊謂都御史淩雲翼奏留餉邊銀兩初因本鎮空乏冀稍有資儲以備緩急固非得已今幸賴皇上威德薄海內外

罔不率服雖閭閻不無干掫之警而萑苻可少窺弄之虞其於大興似在可免臣近奉明旨嚴督守廵等道清理衛所屯田其所知者襄陽衛竹山所及鄖陽南陽等衛合衛所官兵廪糧一應公費外餘出子粒將來隨歲豐歉徵收到官本色可以備荒折色可以充餉夫勢有輕重事貴變通今自數年以來每年約計日糧衣甲賞功犒勞之費不過三千餘兩而輟國家供邊之資坐之空虛不用之地即使異日或有征調而鄖陽見貯五萬

餘金及歲積屯田子粒應之固沛然有餘矣其各州縣
固號疲累然淩雲翼疏上時已獲免十名扣一之數臣
不敢復求寛減下干物情唯是前開荊商一十八州縣
民壯弓兵相應改編實力以資捍禦伏乞勅下該部議
覆將鄖陽府屬竹谿保康二縣十名扣二壯兵工食銀
共四百八十四兩八錢襄陽府屬銀六百三十八兩八
錢南陽府屬銀一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銀一千六
百八十三兩六錢共計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每年

照舊扣解本鎮以為團練步兵日糧衣甲犒賞併備地方緩急之用其襄陽府屬銀一千兩南陽府屬銀二千兩漢中府屬銀三千兩仍照春秋二季扣解布政司類解户部接濟邊餉荆州府屬并商州及所屬四縣各十名抽二民壯弓兵俱免扣銀改編實力在荆州府聽兵巡上荆南道在商州聽分守商洛道選作本道標下精兵與各官兵合營操練調遣其屯田清出餘羨俟造冊之後果足每歲本鎮軍餉再為題改施行庶少充軍國

之資儲粗備荊商之保障不致坐糜財力置之無用臣於職守亦稍自安緣係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題奉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臣題內一款清查屯田本部覆議咨臣將叅政楊一魁清出襄陽衛開墾隱占屯地比舊加五六倍者收冊明白以定歲徵仍通行南陽商漢一體清查如見徵屯糧較之原額所少數多果係

豪强隱占作何清理逃亡荒蕪作何開墾或貧軍將地
市之於人作何處分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
到臣除行司府將襄陽衛清出屯田收冊定額徵收及
通行湖廣河南陝西各守廵屯田該道各將所屬鄖陽
荆瞿均房竹夷枝長遠忠并河南南陽鄧唐陝西漢寧
金沔等衛所屯田吊取原冊到官查明要見原額官軍
若干員名領種屯田若干頃畝共該子粒若干逐一照
冊照至丈量有無與原額相合果否勢豪侵占逃亡荒

無名軍開墾貧軍市賣追究還官自首者免罪丈出餘
地照畝陞科及照各衛所設居隅遠屯坐星散若令刻
期速完未免潦草不的增損失當不能經久必須寬以
月日沿坵履畝逐一丈踏務求至當使國儲無虧人心
允服去後續准本部咨為清查邊腹屯額及釐正洲蕩
蘆課以裨國計事該戶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本部覆
議恭候命下通行各省直及邊鎮督撫并咨都察院轉
行各巡按屯田御史備行各屯田道查照先今題行事

理弔取各衛所老冊備查原額軍人若干每名原額屯
地若干見今何人承種逐一挨出親自丈量要見與舊
額有無相合侵奪者即追還官首出者免其問罪額屯
既清着實整理若有拋荒名人開墾原係成熟督率耕
種務臻實效每歲終將行過事績依期奏報毋得仍前
視為虛文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
通行各道遵照丈踏分別膏瘠等則盡數追究起科今
據湖廣管兵巡下荊南道右參政楊一魁分守右參議

李日强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分委鄖陽府通判
鄒啟元推官吳譽聞鄖縣知縣李應辰房縣知縣朱衣
荆州府同知秦寵枝江縣知縣蔣垠河南分守汝南道
右叅政李廷龍分委南陽府同知萬通鄧州知州陳文
唐縣知縣劉懋中陜西守巡關南道右叅議李學禮副
使曹當勉分委漢中府通判劉鉞等會同各衛所掌印
管屯指揮千户等官馮髙張相等各將丈踏過鄖陽荆
州荆州右南陽漢中并襄陽共六衛均州房縣竹山枝

江郢州唐縣六所起科畧節緣由造報到臣查算得清丈出各衛所屯田額外郧陽衛餘出屯地九百六十一頃六十八畝六分八釐三毫起增麥米子粒七百六十八石二斗八升一合七勺二抄四撮襄陽衛餘出屯地九千二百五十一頃七畝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三微五塵其起增麥米子粒除補給月糧外實餘出三千九十六石六斗四升一合七勺八抄五撮荆州衛餘出屯地一千一百五十四頃二十一畝六分八釐九毫五絲起

增子粒米一千六百九十石三斗五升一合七勺二抄荆州右衛餘出屯地七百二頃六十七畝四分三釐五絲起增子粒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九斗七合六勺一抄二撮南陽衛餘出屯地三百三十二頃八十八畝八分將舊屯地均攤每頃六石加補官軍月糧折色及薊鎮京班起解預支之數外無餘羨漢中衛餘出屯地一百一頃五十二畝一分四釐八毫起增麥米子粒五百三十三石八斗一升二合三勺均州守禦千户所餘出

屯地三百一十九頃七十六畝八釐起增麥米子粒六百九十五石九斗六升房縣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二百五十三頃三十七畝六分九釐起增子粒米九百二十四石二斗三升五勺竹山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一千三十七頃二十二畝七分八釐六毫起增麥米子粒二千七百九十九石九升四合七勺五抄三撮枝江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共八十九頃五十畝八分一釐五毫起增子粒米四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升三合六勺守

禦鄧州前千户所餘出屯地六十四頃五畝七釐二毫起增麥米子粒三百八十四石三斗每石折銀四錢共銀一百五十三兩七錢二分五釐於内動支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六釐補給官軍不敷糧數外餘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守禦唐縣右千户所餘出屯地二十九頃四畝一分八釐起增麥米子粒六十八石一斗二升四勺共該餘出屯地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頃二畝四分九釐六毫一絲三微五塵各科不等共增屯糧三萬

七千四百七十六石五斗二升九合八勺八抄九撮内除各衛所查補見操運糧領班各官軍月糧行糧及一應公用又守禦鄧州前所折色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六釐凑補官軍月糧外實餘出麥米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大概前屯有自來不曾清理者故餘地多有節經清理者故餘地少其清出之地又有磽瘠不等者有補舊逃荒下則者以故餘地雖見多而屯糧亦少然自未清

理之先有糧在而田不知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有在操官軍止支七八月糧者矣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今自臣清理之後糧必屬田田必屬主一切月糧行糧俱行補足可無告匱而其外又有此屯糧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之積臣又查得先該題為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事欲將本鎮軍餉銀一萬二百

六十七兩二錢内除六千兩還邊除荆商一府一州四縣編充實力外尚存銀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俟屯田完日果有盈餘悉令各州縣自行解邊不許另作本鎮軍餉該戸部題奉欽依行臣遵照去後今據前項米麥折銀於臣軍餉已似足數但年歲豐歉不一似難取盈各衛所公用於此告給又經節年有行贓罰積穀備賑緣軍職受詞之禁甚嚴以故所積之穀無幾臣今擬于此數三分取二每年麥米糧八千一百五十三石三斗

九升六合二勺六抄二撮六圭六粒各折不等共折銀三千二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七釐三毫三絲五忽八微一纖八塵并鄧州所剩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亦取二分該銀八十八兩二分四釐九毫九絲九忽九微九塵九纖九渺零解作本鎮軍餉餘一分該糧四千七十一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三抄一撮三圭三粒銀四十四兩一分三釐九毫九絲九忽九微九塵九纖九渺零本折從便各留該衛所倉庫公用備賑仍聽臣行

所在守廵衙門查盤不得侵用即今尚有瞿塘寧羌各衛忠州等各所清查到日約計贏餘可與原數相合臣本鎮軍餉似一毫不以煩有司而各衛所公私之用亦無缺少矣所據右叅政楊一魁李廷龍副使馬文煒曹當勉右叅議李日强李學禮同知秦寵萬通通判鄒啟元劉鉽推官吳譽聞知州陳文知縣李應辰等精心拮据箄路胼胝其於屯績頗効勞勤然亦臣子之常分臣已於舉薦疏及年終考語冊内附見不敢瀆聞欲俟瞿

塘各衛所通齊類報但臣蒙恩改官即日交代勢不能

及除候完日聽接管都御史徐學謨通前備開總撒數

目造冊奏繳清冊咨部查考外今將見到衛所屯田子

粒折色略節總數理合開報緣係節奉欽依申明地方

職守計處本鎮軍餉事為此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